



加拿大温尼伯民众震惊于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日下午七点, 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温尼伯 McNally Robinson 书店举办了《国有器官》的签名售书会, 购书者踊跃, 场面热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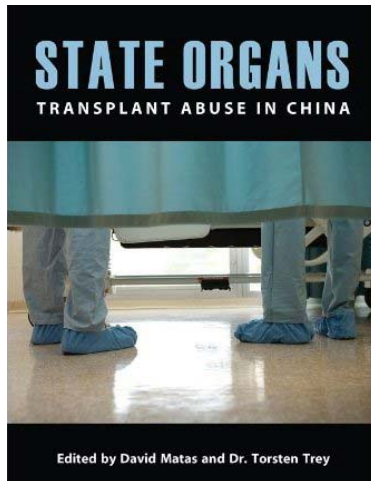
温尼伯地区卫生局移植医师英杰华·戈德堡主持了这场签售会。在开幕词中, 她提到作为一名帮助肾衰竭儿童安排做移植手术的医师, 一次偶然的机遇在波士顿了解到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 感到非常震惊。

二零零六年以来, 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对中共系统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这一控告展开独立调查。二零零九年他们出版了第一本完整的独立调查报告《血腥的器官活摘》, 确认了活摘器官事实, 他们指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这个地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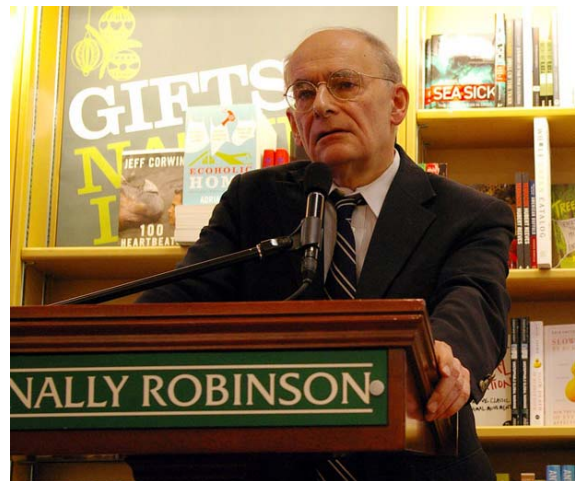
二零一二年七月, 大卫·麦塔斯和“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的创办人特雷医生共同编辑和出版了《国有器官》一书。书中收录了多位在国际器官移植领域的著名人士和权威医生的文章。这些文章从专业角度分析了中共活摘器官, 特别是对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活摘器官的罪行, 并呼吁国际社会谴责并采取行动加以制裁。

在签售会上, 麦塔斯说, 他出版这两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够帮助改善受害者在中国的人权状况。人们看到这些书后会采取一些行动, 而这些行动则会影响到罪犯从而间接影响到受害者的处境。比如以色列在今年四月后就禁止保险公司为国民到海外做器官移植手术支付费用。

到场的一位女士向麦塔斯提问, 在加拿大, 人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感到惊愕, 然而在中国人们却会接受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让她感到非常疑惑。大卫解释说, 中共政府在一九九九年至今采用了大量的仇恨宣传, 将法轮功学员妖魔化和边缘化, 使得那些行



■ 新书《国有器官》封面



■ 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

凶者在行凶时并不将法轮功学员象人一样看待。他提到, 一位法轮功学员在接受采访时告诉他说, 当一个警察在对这名学员实施酷刑时, 曾说过“我不把你当人看, 所以我可以对你做任何事情。”另一方面, 由于更大部份的中国人并不了解法轮功, 也不

知道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 在这种消息封闭的情况下也默许了这种惨绝人寰的悲剧依然在中国持续上演着。

当天到场人数众多, 人们纷纷表示对中共恶行的谴责。◇

法轮大法教导出了什么样的人？

法轮大法弘传世界二十周年, 受益者遍及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仅台湾一地就有数十万法轮功学员。可是, 在世界各地备受推崇的法轮功, 却遭到中共无理智、非法、恶毒的灭绝式打压。有人说, 中共才是真正想毁灭中华的西来邪教, 也有人说, 因为中共对信仰“真、善、忍”民众的打压和对行恶者的纵容, 使得今日中华道德之快速下滑。

那么,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中共这些年来到底打压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吧。(以下事例摘自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在《明慧网》的投稿)

①二零零零年的腊月, 湖北浠水某地, 几天大雨使清港的泥巴堵塞了通向集市的要道, 无法通行, 但没有人管。一位七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看到后, 自己拿来铁锹, 一锹锹地将泥巴挪到港边的岸上, 干得大冬天脱了棉衣还浑身是汗。

老人第一天用五个多小时清了三百多米, 又用了两天的时间, 才把整段路上的泥沙都搬走。不知情的行人以为他是多少钱包下来的, 不知道这是老人作为一名法轮功修炼者自觉自愿的……

②二零一零年七月, 东北地区遭遇了一场百年未遇的大洪水。一时间物价飞涨, 身为菜农的法轮功学员和老伴(也是法轮功学员)关键时刻不乘人之危, 不发国难财, 菜价和往日一样。买菜的人知道这么卖一车菜得少获得好几百元钱, 于是都议论起来: “说人家法轮功不爱国、不好, 纯粹是胡说, 今天早上我们是亲眼见证了, 这位炼功大叔做到了真、善、忍, 我们从心里佩服。”也有的大声喊着: “法轮大法真好! 我亲眼看到了, 要都炼法轮功, 中国就有希望了。”◇



南充市政协委员自述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我叫张林悦，女，四十九岁，在四川南充市顺庆区财政局工作，曾任西城街道办副主任、财政局办公室副主任、市政协委员等，是南充市唯一的“四川省民主建国委员会的巾帼英模”。

在修炼法轮功前，我的身体就象一部坏机器，患有空洞型肺结核、慢性肠炎、肾盂肾炎、附件炎、鼻炎、咽炎、眼结膜炎、胃肠神经官能症、浅表性胃炎等。一九九七年八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功，一年后所有疾病全好了。同时我逐渐放弃了很多不好的思想，改掉了不少不良行为，曾经敏感多疑、脾气暴躁、自私狭隘、争强好斗的我，变得宽容大度，充满爱心。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之后，我因坚持信仰“真善忍”而遭到迫害，被撤销西城街道办副主任、市政协委员职务，被迫辞去南充市民建市委会委员。

在西城街道上班被绑架

二零零零年五月的一天上午，我正在上班，突然顺庆区公安分局的警察来找我，将我带到顺庆区公安分局。借口有人指证我“串联”她们进京上访，为法轮功喊冤，对我进行非法审讯、笔录。晚上很晚才放我回家，并对我非法抄家，抄走《转法轮》一本。后来我坚决不承认他们罗织的罪名，又让我去顺庆区公安分局，见说服不了我，就采取饥饿战、疲劳战，直到半夜才放我回家。当时非法审问我的是顺庆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队长陈茂泉、还有两位不知名的男警察，时任公安局副局长的赵险峰也来劝说我“你说出谁就放你出去，这样你的前途也不会受影响。”我没配合，然后他们叫我回去再想想。我对警察说：“我宁肯自己受苦，也绝不出卖同修。”于是在他们给我的期限三天后，于五月十二日晚八点多将我绑架到顺庆区公安分局。经过九个小时的连夜非法审讯，他们觉得一无所获，于五月十三日清晨五点多将我非法关押到了顺庆区看守所。在被非法关押的二十九天里，睡在大概两米左右的木板上。人多时就“打刀片”（即

每个人都侧着身象沙丁鱼一样，一个挨一个挤得紧紧的睡，不能翻身）。白天被强迫在木板上学习，旁边是厕所，大小便和睡都在一个牢房里。铁门、高墙、电网、喝斥声造成强大的高压和恐惧。

二零零零年六月十日我回到财政局后，单位让我交了“不到北京上访”的保证金五千元钱，成立了四人“帮教小组”，对我进行所谓的帮教，还扣了当年综合治理奖。

在财政局上班时被绑架

二零一一年二月，顺庆区公安分局借口有人指证我参与购买二零一零年香港“神韵晚会”演出票（“神韵”是公开的文艺演出，多年来在全球巡演，旨在恢复和弘扬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被誉为世界第一秀，广受各国政要、艺术界、学术界和商界等主流社会高度评价和赞誉），而对我进行绑架、非法关押，对我办公室及住所进行非法查抄，并抢走了我女儿学习用的笔记本电脑一台。同年三月，顺庆区检察院对我发出非法“逮捕通知书”，企图对我非法判刑。

在看守所遭受的迫害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至二

零一一年九月九日，在我被非法关押在南充市华凤看守所的一百九十九天中，顺庆区公安局国保大队杜伟嘉以“可能要判三年，还可能失去工作、失去家庭”来威胁我，以所谓的立功减刑为诱饵，妄图让我出卖别的法轮功学员，我没有配合。后来还非法冻结了我的工资，同时企图冻结我的存款，但未得逞。

在看守所里，作为一名守法公民，一个修“真善忍”的好人，却受到被作为“犯罪嫌疑人”所受到的歧视和侮辱。六个多月的牢狱之苦使我体重由九十多斤减到了七十多斤，吃不下，睡不着，成天拉肚子，脸色苍白，极度消瘦，整天心里高度紧张，精神极度痛苦，被迫害导致掉牙、掉头发，头发变白了许多……

在市、区两级“六一零”、政法委的直接操控下，一方面，在释放之日顺庆区检察院迫不及待的向顺庆区法院递交了非法起诉书，并让我家人办理所谓“取保候审”的手续；紧接着顺庆区法院于九月十四日发出了所谓的“传票”，定于十月十一日将对我实施非法庭审。

被迫流离失所

为阻止顺庆区“六一零”、政法委、公检法相关人员继续犯罪，抗议顺庆区法院的非法庭审，我被迫离开幸福的家，过着漂泊流浪的生活。◇

是自焚还是演戏？

【明慧网】说自焚是骗局，有些人心理接受不了，认为政府、公安怎么能干栽赃陷害的事。但是看看央视放的“天安门自焚”镜头，“自焚者”王进东两腿间放着的雪碧瓶（右图红色圈所示），显示出完好不变形。

汽油火的温度很高，可以迅速达到四百一十度以上，但满身浇汽油的王进东耳朵没烧坏，头发大部分完好，在高温气体中连声带都没烧伤，还能喊口号。谁不知道让开水烫一下还要起泡，疼痛难忍，可王进东坐在那里却稳如泰山。

再看站在王进东身边的警察更刻意等他喊完口号，才把灭火毯盖



在他的头上，丝毫看不出救人的紧迫性。

在户外采访声音效果差，为了保持录音效果，往往把话筒尽量靠近被采访者。王进东在电视里清晰洪亮的口号声恰恰证明摄影师离他很近。突发事件中能有这么及时、近距离的拍摄吗？这是自焚还是演戏？◇